



美丽绸

林文询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2007

美丽中国

2007.10.1

中国环境出版社

林文询

美丽绸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85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汪晓灵

插 图：沈道鸿

美 丽 纲

林文询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9.25 插页7 字数168 千

1985年7月第一版

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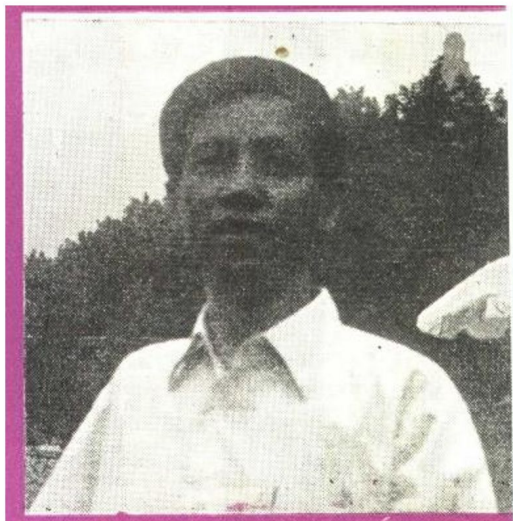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0,230 册

书号：10374·58

定价：1.47 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谨、感情深沉的青年作者的中短篇小说集。按题材大致分作两辑。反映当前青年生活、城市生活的有《美丽绸》、《老乐这个人》等九篇。作者细腻多情、富于变化的笔触，探入普通人心扉，展示出他们热爱生活、不断进取的人生理想。在描写农村生活的《田家少闲月》、《把酒浇英雄》等篇什，作者又笔端一变，用机敏、幽默的四川方言写情状物，把农民的心理揣摩得丝丝入扣。集内《春天的绿叶》、《老乐这个人》等篇曾被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说选刊》转载。



作者小传

没有高山耸峙，不见大江奔流，我的诞生地成都未免温和得近于平庸。但那绿水汪汪的锦江仍是我心中可爱的小河。我最初的文学幻梦就是随着它的碧波飘向远方的。那时我是一个顽皮而忧郁的少年，生来便失却母爱的心里偏孕着一些甜蜜的歌。

当我在嘉陵江边的南充度过了愉快丰富的大学生活，又回到锦江边上一所小小的乡村中学，骤起的政治风暴立即吞没了我。赤露的丑与美，强烈的憎与爱，最终使我象石头一般沉默。而当我又可以握笔的时候，我发觉，手沉重了，而且有些抖索……

于是，我又去向锦江河岸了。是奇异的夜，电闪，雷鸣，却有清风徐来，拂荡出一弯清清亮亮的弦月。我想，重要的是心中的河不要枯竭，哪怕是象锦江这样的小河。

目 录

春天的绿叶	1
毛毛雨	15
老乐这个人	42
落花时节	64
湿的云	79
巴 女	84
钢轨，笔直地伸向远方……	99
老 夫	120
美丽绸	149
田家少闲月	212
锅铲“噎”地一响	235
杨家今日将	247
把酒论英雄	264
仙 山	
——代后记	286

春天的绿叶

1

本来，人到中年，精强力壮，家业甫定，正是大有作为之时，不幸，现在似乎确凿成了命运多乖的代称。勿庸讳言，也有人对此大不了然：君不见光明器材厂新晋升的助理工程师吕明霞么？她那幸福的家庭可是越来越美满了！明儿一早，一辆大汽车就会将她的全家——丈夫儿女和全套家具稳稳安安地送进新居，专为工程技术人员新建的大楼里。

尽管忙碌了一上午，明霞还是在扯得乱七八糟的小房间里腾出一块空处，让丈夫和孩子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。不仅保持了素常的两菜一汤，还额外增添了两样她才从一位归国华侨那里学会做的西式佳肴：咖喱牛肉和土豆色拉。她早已决定，从搬进新居起就来一次全面的家庭现代化革新，从摆设到菜谱。今天，算是拉开序幕

幕。从孩子们那惊喜的叫声和丈夫充满爱情的目光来看，效果还真不错！

现在，屋里又只剩她一个人了。丈夫最后被她催促落实汽车去了。这么多条“腿”，没有大汽车可运不了。孩子们也迫不及待地“侦察”新学校去了。那是有名的重点小学，明霞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，这次趁搬家之机，她费了好多周折才把姐弟俩都转了过去。

唉，万事顺遂，人却够疲乏了。明霞刚坐下来想打个盹，院子东头的录音机却又开始“定期播音”，妖声妖气地哭唱起来：“……良辰难再逢，红花易消衰……”一伙干夜班活的小伙子和姑娘又照例哼着，扭着，胡闹开了，存心不让人有片刻清静。不过，谢天谢地，从明天起，这讨厌的喧嚣就再也不会涌进她的耳膜，搅扰她的神经了。她的新居是单元套间，三房一厨，一门关尽，连上厕所都勿须出门！

这个大杂院可糟糕透顶，门户透风，一切噪音都畅行无阻。老太婆的唠叨，小娃娃的哭闹，还在其次，最叫明霞反感的就是东头那录音机。“这个时代怎么会有如此畸形的产物：现代化的录音机，专门播送陈年老调；年轻力壮的小青年，偏偏喜好世纪末的情趣！”回转去十几年，在这种黄金年岁，他们何曾是这样混日子的？哎，空虚，愚昧，现代的青年人啦！娟娟和敏敏长大了可千万别沾染上一丝丝这种气息。她平时常为自己的孩子操着这份心。有一次发现敏敏探头在“舞场”外

看稀奇，她还破天荒揍了他一顿，晚上罚做十道算术题。

当然，青年人也不尽相同……

2

真如俗话所说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明霞刚一想到这里，门就轻轻开了，住西头院角的小苗姑娘走进屋来。

明霞困乏的眼里掠起一道亮光，条件反射似地问道：“问英语还是俄语？”

小苗摇摇头。许是因为“老师”行将别她而去的缘故吧，小苗今天显得神态异样，一点不象往常那样：脚步匆匆地进，脚步匆匆地出；每次跨进门，除了微带歉疚地一笑，算是致意外，总是二话不说就从挎包里摸出一叠书本，把一大堆问号送到正在打毛线、做零活的明霞眼前。

这会儿，她穿过满屋子乱堆着的家具、包裹，默默地径直走到屋角的旧书架前。这些年，日子开始顺当了，为了弥补以武斗的枪声为“礼炮”结婚时的简陋，靠着明霞的精巧设计，丈夫在“史无前例”中学会的木匠手艺，他们整治了不少款式新颖、工艺精湛的家具，什么西式大床、三人沙发、落地式音箱……挤得仅有十

几个平方的小屋成了个库房。这几天，先拣要紧的收拾还来不及，也就顾不上闲置多年的旧书架。其实书架早已改行，上面两格摆满了石膏像、洋娃娃，以及糖果罐、饼干筒，活象一个商品陈列架。不过，毕竟下面三格还胡乱地塞满了明霞夫妇旧时的书籍。此刻，小苗带着怅惘的神情恋恋不舍地望着的，就是这些她心目中闪闪发光的宝藏。

别小看了这些皮色发黄的残旧书刊，在这大院几十户人家里，可就算是得天独厚的了。也许甚至不亚于隔壁小独院里许教授的藏书。教授虽说落实政策后补了上万元工资，但被抄掠一空的珍贵藏书，却绝非现在用钞票买得回来的。为此，老人常常深夜长叹。小苗下夜班回家，就曾多次听闻。只不过这边大院里几乎无人相信——老头子有那么多存款，报上也时常见到名字，还有什么可叹惜的？就连明霞也是这么解释的：“许是练气功吧。如今日子好过了，谁不想多活两年？”

但小苗总是不信。这姑娘确乎有些拗性。明霞喜欢她，大抵也是因为这缘故。在小苗身上，她依稀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。小苗是个回城知青，现在一家小餐厅里当服务员。她也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，既不失城市姑娘的秀丽聪慧，又具有农村姑娘的壮健淳朴，水灵灵的黑眼仁里，含有一种超越年龄和身份的沉思。她刚出现在餐厅时，曾有不少狂蜂浪蝶寻上门去，把她当作西方电影中的女招待。谁知他们都找错了庙门，姑娘自

有心计。她青睐的不是浑身热血寻不着归宿的浪荡子，而是无生命却沸腾着大千世界的书本。她严格地按照时间表自修政文史，数理化，英文外加当代青年一般想也不曾去想的俄文。涉猎之广，安排之紧，连明霞也不明白这姑娘究竟想干什么。说是为了摆脱那不受人尊敬的职业吧，她似乎并不在乎，成天笑盈盈的，工作很起劲；下了班也照常穿着洁白的带号码的工作服，而不象有的姑娘那样，下班头一件事就是把自己装扮成海外归侨或是影坛明星。她选修的科目好些也和高考毫无关系。她只是一个劲地学，竭尽可能地学，贪得无厌地学，活象刚从饥饿的地狱中逃出来的囚犯，见着什么都想猛吃。这姑娘，究竟要干什么？

哎，由她去吧，这个时代造成的各式各样的特异产品还少了吗？明霞可以在她找上门来时解答她学业上的一些疑问，却无心或者说无暇去深掘她的心灵。

现在，小苗又俯首钻进知识的汪洋里去了。东头录音机的喧嚷也似乎因她的到来而变得遥远了。明霞疲乏而舒心地闭上了眼睛……

3

黑夜过去，黎明悄悄来临。明霞睁开眼，惊异地看到自己已然躺在新居的卧室里。室内敞亮整洁，窗外霞

光明丽；小鸟在花丛中鸣唱，孩子在阳台上朗读外文。啊，这一切是多么——“好”字不及出口，爱人又推门进来了，象个幸福之神，又象是魔术师：左手挎着满篮子瓜果蔬菜，右手拎着一条约鲜活的大鲤鱼，而头顶上，居然还顶着一部进口彩色电视机！

刹时间，幸福，象她枕下的羽绒枕头一般软泡泡地，象早餐的果酱面包一般香酥酥地，溢满她的全身，她用力一撑，醒了。原来她靠着包裹做了个梦。其实算啥梦，这一切并不遥远，明天即可实现！她依然甜甜地笑了，拿过一根捆包裹的麻绳。

这当儿，她才留神到小苗惊奇的叫声：“大姐，这是什么集子？”

小苗捧着的是一个尘封灰盖的长方形纸盒，刚从书架下旧书堆的“坟墓”中被翻检出来。经过小苗的手绢擦拭，它终于从历史的尘埃中显露出了本来面容。这是一个多么精致的纸盒呀，宛然工艺美术社的卤漆制品。看到它，明霞心中不由一跳。这是爱人当年追求她时，亲手精制，送给她的生日礼品，叫她专门用来存放“永葆青春”的日记。她连想都不必想一下，就一字不差地记得那镌在拱盖上的题名：“春天的绿叶”。

“多美的书名！这是谁的诗集？”小苗眼底生辉，为发掘出了这瑰宝而高兴。

“不，不，这是我的……”宛若见到了久违的知交，明霞心底涌起一股热浪，似梦呓，又似叹息，轻轻

吐出声，“……我的日记……”

是的，这盒里全是她的日记，不过都是若干年前的。这十来年，她再也没有记过什么日记，就连这纸盒也未曾打开过。今天，若不是小苗把它从故纸堆里翻出来，她也不会想起它的存在，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想起！她也许会安稳舒适地过完后半生，然后骨灰被装进大理石盒里，陈放起来，为儿女们所纪念；而这盛着她的前半生、她的青春的纸盒，却可能……

她突然感到心悸，心灵上一阵难言的震颤。手一松，捆包裹的麻绳滑脱坠地。她急切地伸出手接过纸盒，走到一边，手指哆嗦着揭开了盒盖。

4

感谢丈夫的巧手，纸盒做得如此精巧严实，几大本日记崭新如故，仿佛并非遥远的过去。她信手翻开一页，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端秀而奔放的字迹立即亲切地跃入眼帘：

“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日

晨操归来，老远就听见妈妈的笑声。啊，日盼夜想的录取通知书送来了！……万岁，亲爱的党！感谢您的哺育，我终于成了我们家的第一代大学生！广阔的道路在我们青年脚下展开，光辉的太阳照耀在我们头顶，十

五年赶上英国的宏伟意愿，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实现！……”

看着，看着，沉埋多年的热浪又在心底奔腾起来，已经遥远淡漠了的形象重又在字里行间显现、活动起来。她分明看见一个剪齐耳短发、着浅花布学生装的姑娘，胳膊下夹着厚厚的一叠讲义课本，在江畔的夹道浓荫中匆匆走着，赶去听最新的学术报告。她那红扑扑的脸上，黑白分明的眼底，时而闪现出炽热的光彩，时而又凝聚着沉思的静影。穿一双布鞋的脚，富有弹性地行进在沙石路面上，青青草丛中。展眼四顾，但见一江碧波，漫天彩云……

这姑娘是谁？真是她？抑或不过是她的逝影？也许更象……小苗！你看此刻蹲在书堆中的小苗，那神态，那气质，同这姑娘有多相似。只不过，小苗的眼神要更深沉些，年龄也略大一些。

在小苗这个年岁，她，明霞，又在干什么，想什么？她下意识地翻开了另一本日记。

“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

走上工作岗位后参加的第一项大型实验终于完成了，我们又向世界水平迈进了一大步！领导上决定放我们三天假，补偿我们在实验室里度过的春节。高度紧张的弦稍许松弛了一下，我这才猛然发现，新春又已悄然来临，江水活泼流淌，夹岸桃李盛开，灿若云锦。啊，七里香花开白如雪，它象征着爱情，象征着芬芳

的事业……’这是在江滨公园，他送我一束七里香时吟诵的诗句。啊，花束、诗歌、生活、工作，还有……爱，一切的一切，是多么美好！我的心整个浸泡在爱的蜜汁中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。我们这一代，赶上了多么美好的时代啊！不，我不要休假，我要前进，前进，快快前进！……”

前进，前进，你结果前进到哪儿去了？那些美好的芬芳醉人的花，结下了什么果子？酸的，甜的，还是什么都不是……明霞的心燃烧着，沸腾着，她迫不及待地从小盒底抽出最后一本日记，翻到最后一页——这一页字迹凌乱，歪歪斜斜，犹若狂风蹂躏过的花草，踉跄欲倒的病人：

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

好闷人的淫雨啊，下个没完没了！我居然已有好些日子没有记下一笔了。我怎么记得了这么多狂风暴雨？我又怎么敢再留下一丝思想的真实印迹？……唉，一切的语言，冠冕堂皇；一切的景象，怵目惊心。我还有什么可说？腹中的小生命已在躁动，为了他，我只有任自己的精神死去。反正我们这一代已经完了……永别了，我忠实的伴侣——日记！

确实是永别了。尽管历尽劫波都得幸尚存，然而，同处一室，却咫尺天涯；只因那死去的精神并未复活苏醒！明霞内心一阵绞痛，热辣辣的泪水模糊了视线，一串晶莹的泪珠“扑哒，扑哒”地跌落到盒盖上，“春天

的绿叶”似在风雨中飘摇……

5

“大姐，你不好吗？”小苗从书堆中抬起头，很是惊异这位一贯平和怡悦的大姐，今天怎么会痛苦地掉起眼泪来。

不好？她有什么不好？身体，好，生活，好，丈夫，好，儿女也好……好，一切皆好。可她就是想哭，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！这几年，作为贤妻良母，完全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温暖之中，她还从没有让泪水冲洗过自己的眼睛呢。

可现在毕竟不是时候，她终于控制住感情的洪水，掏出手绢擦擦眼，强作微笑道：“没什么，我看了一本小说，主人公的命运叫人难受。”

“哦……”聪敏的小苗眨眨眼，准备退出门去，“大姐，你歇会儿吧。明天再来送你。”

“不，小苗！”明霞突地站起身，叫嚷之高，连她自己听着也感到惊骇，宛若一个快要被流水冲走沉没的人在呼唤同伴。

小苗站住了，湖水般深沉坦荡的眼里，幻出探索的光芒。

明霞放低了声音，柔和得象是在乞求：“小苗，大